

淮海大戰



4

第三野戰軍政治部編審
華東新書局隨軍分店印行

一支民工隊

曉霞

「部隊打到那裏，糧食送到那裏！」這個戰鬥號召，成了一支民工隊熱烈的行動。部隊像箭一樣的前進，他們像箭一樣的緊跟。

渡 河

不老河的水嘩嘩的流着，叫出了寒冷的聲音。在第二天的夜裏，這條四、五丈寬的河流，出現在民工們的面前。

前面傳來急促的口令。民工們毫不怠慢的脫下了鞋子、襪子，捲起了棉褲腿等待着。指導員張長貴先下河試水，後邊的民工卻都等不得急急的催促着：「迂騰啥？快點過吧！可不要誤了事啊！」

張指導員找好水淺的地方，下着命令：「開始過吧！」一面領頭向前。

水冷得向肉裏鑽，但他們却毫不在意的，用了一個鐘頭的工夫，數百民工都勝利的爬上了對岸。他們驕傲的說：「自己營自己辦事，誰也不能克服的困難，再大的河水也阻不住咱。」

露 營

第三天的夜裏，他們開到徐州西南某地露營了。民工們都堅決的執行了命令，豎起車子，打開背包，就在車旁睡倒了。他們沒有一個睡得着，都就心着自己的任務，互相低聲的噓着：

「現在怎麼宿營啦？不要誤了部隊的供給嗎？再向前趕趕不行嗎！」

「我也這樣想，『兵馬未動，糧草先行』，咱現在還掉在部隊的後邊，早些送到多好呢！」冷風呼呼的吹着，透過了民工們的棉被，但他們所想的不是寒冷，而是怎樣更快的把糧食送到自己的部隊去。

月兒下山了。

「徐州逃跑的蔣匪成了網中的魚，被咱解放大軍層層包圍，已消滅三萬啦！同志們，趕快起身行動吧！」張指導員使勁的向大夥報告勝利消息，發出急行軍的命令。原來我們和上面失了聯系剛剛打通，馬上又接受了命令。大夥都興奮得跳起來，只用五分鐘的工夫，又繼續前進了。

堅 持

連續的急行軍，已經是第七天了。二連四十多歲的老李腳底上磨滿了水泡，他就拋掉鞋子，光穿着襪子走了三天三夜。指導員發覺後，拉着他的車絆說：「咱換你推會兒，你在後邊慢慢的走吧！」

「不！指導員，不吃苦中苦，幸福那能來，俺不累，你去換小王吧！他年輕，肩膀沒經考驗過。」老李拉開他的手向前推去。

「你說的不是！咱已磨老練了，一點也不疼，不信，咱倆來個競賽吧？」小王不服氣的向老李挑戰着，馬上推起四百二十斤重的車子，呼呼的跑在頭裏。老李也緊緊的跟着他。

「指導員！我看你還是替換老張吧！他昨晚嘔了三次！」小王說。

「你不要嚕嗦這些事了，俺好啦！快走吧，指導員你可不要聽他的！」張四邁着大步，還是怪強幹。

「好，你們都做英雄都立功吧！」指導員鼓勵着大家，又跑到前面領隊去了。

見 面

行軍的第八天，民工們追上前綫部隊了。一見面就像親兄弟一樣，握着手，互相打着招呼：「蔣匪像一羣偷油吃的老鼠，都掉在咱的大缸裏了，俺們向你們保證，要把逃敵堅決徹底消滅掉！」

「主力老大哥！替咱除害，咱也保證一定按時把糧食送到前方來！」

一陣熱乎的談話後，指導員馬上集合起全體民工，點交了糧食，歇也沒有歇掉轉過車頭說：「老大哥！再見了，俺得馬上回去趕運第二趟！」

一個軍糧站

楊哲

一切爲着把軍糧及時送上淮海前線。

這裏駐口、大車、男人們、女人們都在忙著繳米、收米、運糧、裝袋、縫袋……，六天來四萬五千斤米收下來又搬出去，九百條米袋都是從一條一條的布剛縫起來。這是獅杜區的發糧站——朱家樓莊的西北角。

開始，軍委會全體同志都沒有經驗，面臨着這樣緊迫、艱巨的嚴重任務，有些忙亂；由於每個同志的積極負責，差不多每晚檢討研究，逐漸改進走向正規。婦女縫袋子開始也有些亂，縫一停，在地下劃一道記號，最後就與總袋子數不符，沒法算賬。運委會就用布帶製成大小兩種總子，改用發總子辦法，按條給資。裝袋民工，狂難縫的一袋，即給誰一條錢，到十袋，用一條大的，換回十條小的，晚上按錢算賬。撕袋子的趙連志同志，因布的寬度不一，每條袋子五方尺半的面積，需各種不同的長度，很不方便，經不斷的想法改進，由每個鐘頭撕五百尺提高到兩千方尺。全發糧站的工作像一部機器在轉動，並時刻在改進着。

由於任務的緊迫，開始對民工的動員是帶點強迫命令的，忽視了對民工的政治教育，經檢討後，建立了對民工的教育制度，並又佈置押車的同志在路上隨時對民工進行教育。民工經教育後

、骨體逐漸提高了。縫紉組有的由過去單純的縫紉團聚，認識到縫紉米袋也是與前綫勝利聯系着的。組長丁玉蘭見袋子開了縫，即自動的去縫補。

糧庫主任楊文斗同志，是個辦事非常精細的老頭子。他領導的收米組，每天晚上就把收米、發軍數字、裝袋、縫袋、運糧……的工資糧總結起來，統計在他的日記本上。一次送了半斤糧食的賬，便把各村花賬和收據存根對照着算，算到過半夜，直到把存根上少寫半斤的原因找出後才能。

這位老頭子對每一粒軍糧，如戰士愛護一顆子彈一樣的珍惜。運糧的第二天晚上，他發穀子回來，覺得腳底下嘮嘮拉拉的響，摸了摸是撒下的米，他立即用掃帚掃起來。發到第六天晚上，已掃了三口袋。他檢討說：「撒下的米發後雖沒有多少坷垃，可是沒有上碾子碾，就擗在大堆上一塊發出去，是對不住在前方拚命流血的老同志們！」他準備把三口袋米再上碾子碾了，用扇車打打好再發出去。

區長劉玉山同志，平素就對糧食挺負責。這次領導上對袋子的供給不夠及時，眼看就要中止發米，有些麻袋他拿起看看，又裝裝試試，很稀，漏米，自責自語道：「有戰爭觀念，也得有羣衆觀念，糟踏了糧食怎樣向羣衆說！」急的他直躁腳，情急智生，馬上上下通知，一面發動羣衆做袋子，一面搜集舊袋子，堅持沒有用破舊的麻袋。

朱家鎮的西北角，有一座鐵橋，他們每個人的行動和意志，和鐵橋的勝利融匯在一起。

送軍鞋

于靜遠

膠南縣民工大隊在集合起來之後，接受的任務是送鞋子××雙，到×地卸載，太陽偏西了，倉庫的門前，就擁擠了一輛輛的木輪小車。

李清心編在一中隊三分隊三小隊裏，車子推在較遠的地方，他眼看著一個席包一個席包裝在車上，接着又「吱吱嘎嘎」「吱吱嘎嘎」的推上大路，一小隊、二小隊走光之後，輪到他們了。但是因爲席包不夠，只剩了一堆堆的散鞋了，這就增加了他的思想負擔：「眼看天就要黑了，這樣細不結實的話，掉上個一雙半雙的，我怎樣負責呵？再說真掉了即使個人掏腰包賠上，那也不算圓滿的完成任務呵！」

當倉庫負責人喊了一聲：「一百六十雙，細着走吧。」李清心便一方面小心的查點，一方面和其他同志五花大綁的紮了個結實。

夜幕拉了開來，除小車上隔斷着的燈光而外，再無其他的光亮了。李清心推着小車不斷地騰出一隻手來摸一摸這邊的鞋子，轉眼又摸摸那邊的小車不停的「吱吱嘎嘎」「吱吱嘎嘎」地響。

「媽的！×樣的車，要是不怪叫的話，掉了鞋也可以聽見呵。」他舔了口唾沫，對小車又抱怨起來。

「你哇啦什麼？」拉車的宋連克，透過一口氣來發問。

「老宋，高低想個辦法，不叫他三尺陽子掛着二尺半。」他又心平氣和了。

因為連續的行軍，一點多餘的時間也沒有，所以老李，老宋的心事也就連續了八九天。昨天，到達×地不久，小隊長就傳達了，要休整一兩天再到前方。

一夜也沒有睡好，辦法是想了一些，但是遠水救不得近火。「弄兩條麻袋裝起來多好！但是麻袋在那裏呢？」「多加幾道繩！」也不妥當，這幾天已加了不少了。」在磕了第四袋烟灰後，宋連克他呼的一聲爬了起來，擦了一把「眈零當」。

「不調，爬起來幹什麼？」

「你起來幹什麼？」

老宋掏出了小烟袋，嘴裏鼻孔裏冒着臭臭的青煙。他們賊喊賊咬的咬了一會耳朵，起身走了，迎着初出的朝陽，踏着輕快的脚步。李清心向一個早起的老大爺，用二百元錢買了一捆高粱秸，宋連克轉眼從野外割了一捆「葛條」回來，兩個人就在天井裏打起箔簾來，嘴角掛着微笑，爲這欄出心裁的辦法而歡喜着。

全小隊的同志們都起來了，不一會，這個辦法傳播了全隊。

「在那裡弄的秫秸？」

「買的呀！」

「錢呢？」

「自己掏腰哇，這雖然是公家的東西，但是咱們應看作比自己的還要緊。」李清心似乎是在

作戰勤務員。

「我共十花了一百元，二百元就能保險完成任務！」宋連克得意得不得了。

一轉眼李開友、宋越靈也拖了統楷回來。宋學茂提了一捆葛條，手裏還拿着一把鐵刀。忙忙活活的照樣做起來了。

接着，全分隊中，沒有帶包的鞋細，都學習了這個辦法，忙着買統楷、割葛條，也打起活來。來包裝軍鞋了。

雪天送米

前線分社

爲了前線的勝利，宿遷大興區運輸大隊二千九百餘輛小車，在四百里長途行軍運輸中，不顧風雪寒冷，不顧道路泥濘，把九萬餘斤大米運到了津浦路西淮海前線。

十二月廿三日晚，大隊從×橋西進時，刺骨的寒風夾着雪花刮來，頭難抬，眼難睜，腳底又滑，大家緊縮着脖子，一個個緊跟着前進。民工余成高咬緊牙關用勁推，雪水和汗水浸透了他的破棉褲。患濕熱眼的劉秀生，一顆淚珠「撲地」糊了他的眼，心裏一急，腳一滑，連人帶車跌到二尺多高的壕下，李中隊長忙把他拉起來，他又推着走了。

二十四日，在涉過六丈多寬的張灣河時，民工李喬子又累又凍，忽然腿部麻木，跌在一尺多深的淤泥裏，休息一下，一鼓勁又爬起來推上了路，魏洛堂組五輛車子陷在泥裏，五個人連拉帶拉，向着前線繼續前進。

二十五日中午，三百餘輛小車，經過一里多碎石山路，全隊三分之一的人赤腳走着，許多人腳底開流了血，他們還是向前。徒涉十六里的兩個大灘，泥水漫過車身，拔掉了鞋子，赤腳走的增加了三分之二，刺破了的腳在冰凍的路上更加難走，這天大家又抬又扛，走了一天。廿六日下午，又過一道又寬的旱河，河底淤泥更深，空身人陷進去也難爬上來，每輛小車至少需四人前

後左右扶着才能過河，大家化了一夜帶半天時間才通過。

當運到接收站還有十里路時，前方部隊接到消息，連夜派數百名常備民工來迎接，幫推幫拉。至×莊時，戰士們立即引火給運米民工們烘，幫助找房找鍋，有的讓出自己的房子，某部並贈送大米給民工們做飯。

二十七日民工們終於把大米送到了四百里外的前綫。在離敵人僅八里的戰地上，部隊同志吃了噴香的大米飯，笑嘻嘻的趕來慰問，傳告勝利消息，戰士們拍着胸說：「我們保證把敵人全部消滅！讓大家都勝利年！」有的就自動獻出鞋子給赤脚的民工穿。

民工們完成了任務，與部隊分別時，部隊同志紛紛寫信鼓勵民工：再功上加功。

湖上風光

孫子健

從××到××的航路上，日夜不停的，來往着運糧船隻，成千成萬的船工，熱烈參加了這個偉大的支前工作。

順風和順水行舟是很輕鬆的，但他們有時則要逆風和逆水行舟，船工們高度發揚了積極支前的熱情，不辭辛勞前進，他們唯一的希望——把糧食全部運上前方。

每當轉運站的同志們，碼頭工人們給他們迅速的裝上糧食後，你看吧！入夜，船上、岸上都燃起了燈火，一片火花在水面上跳動着。有時岸上轉運站的同志爲了早把糧食裝上船裡，忙著過磅，裝袋……從清早一直工作到下半夜兩點鐘，甚至徹夜不眠。不住宿站內的碼頭工人，他們也都從黎明即從家裏趕來裝船，直到深夜才回家去，他們的口號是：「幾時裝完幾時休息。」記者訪問了幾家船工，一個是南陽湖的馬學全，他家除老兩口和兩個孩子外，還僱着一個夥計，五十多歲終年掌舵的馬大娘熱情的說：「同志，您一來船工就有飯吃有活幹了，俺都是誠心情願自動來運軍糧的，常言說：兵馬不動，糧草先行，運糧到前線，軍隊吃飽飯，才能多打勝仗啊！」馬學全向記者訴說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光指望販販爛草，沒吃的沒穿的，現在解放後的日子好過了。剛完成運糧任務回來的任立榮，他把船撐到岸邊，投下鐵錨，一邊和我啦：「國民黨在這

裏時，船工沒飯吃，不得自由，給國家墊船費，國民黨『湖警隊』就扣住船錢，船工資還不夠他敲詐的，現在運軍糧，支援前線，是給自己幹活了，早一天打倒國民黨反動派，船工也過個好光景。」

這次參加運糧的船工，多數是過去貧苦的漁民，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，民主政府曾貸給他們款，發救濟糧，有的並分得了地；有的參加了工會，但不久，蔣匪佔了這些地區，從他們手裏奪去了土地，奪去了自由的日子。他們曾在長久苦難日子裏，懷念着共產黨。因此，當此次動員運糧時，他們奮勇的參加了這一行列，正如七十歲的老船工胡四洗所說的：「船工還得依靠共產黨，要不，那有個出頭的日子，這次運糧，大家都從心裏樂意，知道是給自己幹的。」

他們臨開發前，還是按照祖傳的習慣，敬上一爐香，祈禱着：「一路平安，送上軍糧支援前線，打倒蔣賊過太平年……」。他們在掌穩了舵的時候還欣然自得的高唱着：「你是燈塔，照耀着黎明的海洋，你是舵手，掌握着航行的方向……」的歌聲數風前進。

人民的熱愛

前橋分社

13

淮海戰役中，光榮負傷的指戰員們到處受到担架民工和廣大後方羣衆的熱愛；尤其支援解放戰爭的担架民工們，爲了搶救傷員，他們冒着刺骨的寒風，又克服各國困難，給傷兵員們安全的照顧與愛護。淮陰縣民工蔣錦文，在徐州東南半山、陳樓莊戰鬥中，連續三夜轉運傷員後，第四天黎明，當敵人八輛坦克向我陣地衝鋒時，他仍四次衝上火線救下傷員。鹽阜區民工排長陳寶德，在西梁山戰鬥轉移時，肚子劇痛，一天拉十幾次，當他在山坡旁邊發現了十三個走不動路的輕傷員，當時大隊已經走遠，他熬着肚痛，把傷員一個個抬到山腳下圓溝裏以後，又翻過兩個山嶺追上大隊，動員担架跑步趕回來搶救傷員出險。這時敵人離山麓已不到一里，傷員同志望着陳寶德痛得失色的臉，緊握着他的手，流下一顆顆的熱淚。鹽阜區沿鹽民工大隊，在接受任務前，將担架墊上軟草，鋪上自己被子，舉行實地試驗。轉運傷員時，並將自己預先買來的香煙慰問傷員。陳國恩、吳中席看到還有傷員在床上抖動，立即脫下棉衣給傷員蓋上，自己穿着單衣給担架。夜行軍中要翻山越嶺，這對絕大多數連山見也沒見過的民工是艱苦的，大家一個挨着一個，摸黑又摸，把自己的繩子拉牢，怕傷員傷口疼痛，他們輕腳小步，小心前進。

二連民工吳日銀，和排長趙香，在山路上不小心跌了一交，腿血流不止，但兩手仍緊握住担

架。淮海包孔龍担架小隊十二個人，每天把一千八百元菜金省下一千元給傷員買東西吃，他們吃菜時，把黃芽菜菜心都留給傷員吃，自己吃外面的老葉。

後方的羣衆也同樣熱情的愛護傷員，當傷員來到時，都讓出自己的住房，打掃乾淨，舖好床舖。宿遷、沐陽兩縣的婦女、兒童在緊緊趕磨軍糧的空隙裏，成羣結隊到醫院裏去慰問傷員，洗滌血衣，有的更自動担任招護員，在醫院裏服務。宿北興化村五十多歲的丁四嫂，日夜喂飯服侍住在裏的十幾個重傷員，並給傷員洗滌衣服；周東學六十多歲的老母親，也同年輕人一樣親切的侍候傷員，看到傷員要吐痰，連忙把手伸到他的嘴邊說：「吐在我手上，讓我捧出去。」

新年裏，各地普遍展開慰勞傷員熱潮，沐陽縣合興鄉兒童組織秧歌隊向傷員們拜年，贈送勝利煙。千餘羣衆，更團團圍住傷員，不使透進冷風，並上演「勝利舞」、「蔣匪末路」等劇給傷員們看，祝賀傷員早日健康，重上前線。

熱愛傷員的許秀英

程淑

凡是從前繞下來經過雪溝（新設縣，在雪楓（永城）、湯陽之間）丹城轉運站的解放軍傷員，沒有一個不感激該區婦女聯合會幹事許秀英的。她今年三十八歲，家住在靠近轉運站的一個村莊。傷員從前方轉來時，她就提着茶壺在路旁等候傷員，給傷員喝水。她聽到重傷員呻吟時，總是親熱地去安慰，使他們減少痛苦。傷員脫下血衣和髒衣服，她很快就收集起來去洗。

她心裡想：支援前線光靠一個人不行，要大家都動起來才好。她又想：要叫別人幹，就得自己家裏人先下手。於是她先勸丈夫參加轉運站的工作，要他天一亮就為轉運站打水、燒茶、做飯，然後給傷員打掃房子，有信時送信。她丈夫聽她說得很對，就照着她說作的，並且作得很起勁。她又把十四歲的兒子送去照顧傷員。然後她就動員全村婦女，把全村的婦女都動員起來參加了轉運站的工作。她分配的活她們都搶着去幹，連五、六十歲的老大娘也不落後。大家忙着為傷員洗血衣、做草鞋、推軍麵，一天忙到晚。洗血衣凍僵了她們的手，大家還說：「人家在前方拚命流血，咱受點涼有啥緊。」許秀英做什麼都以身作則走在前面，她在半天裏面洗了血衣二十多件。在她的推動下，頭一回，十幾個婦女三天洗血衣六百多件，做襪子三十多雙，第二回，十幾個婦女一天就洗血衣兩小車和一挑子。由於她這樣愛護傷員，傷員臨走時都要向她告別。識字的

人，把她的名字寫在本子上，不識字的也要把她的名字唸幾遍，牢牢地記在心裏。

許秀英這樣愛護解放軍的傷員，是因為她靠共產黨和解放軍獲得了翻身，認識了她的利益和解放軍分不開的緣故。她以前是沒有房沒有地的貧農，過了不少辛酸苦辣的日子。直到當地民主政府建立，實行減租減息時，她才參加了婦女會，向惡霸地主進行清算鬥爭。但是一九四六年秋天，解放軍西調，國民黨匪軍重來，匪軍們對過去參加過羣衆團體的勞動人民，實行趕盡殺絕政策，殺了許多無辜人民。許秀英只得領着六個幼小的孩子逃難他鄉，討飯過日子，有一次過河，她的一個孩子竟被大水淹沒了。該縣重獲解放後，今年四月她才回家。回家後，分得了十幾畝地，自己又動手開了十幾畝荒地；從此，她才開始建立起自己的家業。

許秀英對民主政府的工作，一貫是積極地參加。去秋該區進行參軍運動時，她曾送四十多歲的丈夫去參軍，因為丈夫老了沒臉上，她又送十六歲的兒子去參軍，又因為兒子小了也沒有臉上。許秀英急的沒辦法，終於勸她的一個親戚參加了解放軍。許秀英的丈夫是一個忠誠老實的生產能手，終日不聲不響的做活，今年秋收時，他的一畝半地砍了二十五捆高粱穗子。現在許秀英的名字在丹城區的農民中是沒有一個不知道的。